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二

三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錄舉人臣李憲喬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二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秋七月丙辰朔尚書省言舊制中外學官並試補近詔尚書侍郎左右司郎中學士待制兩省御史臺官國子司業各舉二員宜罷試法先是王巖叟言伏以砥名礪行以待用於世者士人之所自處也養士人

之節以成就其美而風天下之俗者朝廷之所以處士人也臣竊見內自太學外至諸郡學官之制皆令就試四方之士區區於進卷屑屑於程文不憚奔馳之遠留滯之久者顧豈其心哉祿仕迫之有不得已耳甚非所以重師道崇儒風惜士人之節也禮曰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今立法如此使人人自求為師欲天下之民知敬學恐不可得臣愚伏望聖慈令罷此法一用應詔薦舉之士為中外學官以重教

導之選為天下勸貼黄稱如蒙特賜罷試用舉乞歲令

近臣并諸路監司各舉所知朝廷採察而用之其武學

學官亦乞依此罷試用舉於是從嚴叟之言也舊録云時法無

臣細悉罷新録辨曰前此詔舉學官令所舉人材既衆自不須别行選試乃曰法無臣細悉罷非也今刪去按

罷試學官實從王巖叟議新録似考之未詳

丁巳詔開封府界提點刑獄司置檢正官一員　中書

舍人蘇軾言臣先曾奏論衙前一役只當招募不當定

差執政不以為然臣遂奏乞罷免臣詳定役法奉聖旨

不許經令月餘前所論奏並不蒙施行而臣愚惷終執所見近又竊見吏部尚書孫永奏駮臣所論蓋是臣愚闇無狀上與執政不同下與本局異議若不罷免即執政所欲立法無縁得成況今來季限已滿諸路立法文字節次到局全藉通曉協同之人共力裁定如臣乖異必害成法乞早賜指揮罷免所有臣固違聖旨之罪亦乞施行又以狀申中書省曰軾近奏乞罷詳定役法已奉聖旨依奏竊見孫給事繳奏前件聖旨乞取孫尚書

及軾所議付臺諫給舍郎官定其是否然後罷其不可者須至申乞指揮軾前後所論役法事軾已自知疎繆決難施行所有是否更無可定奪乞只依前降指揮行下軾自今日以後更不敢赴詳定所簽書公事伏乞早賜施行從之軾意以為差役法弊當改但不當於雇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出為入無多取民錢則亦足以利民嘗白司馬光光不然之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

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不悦而罷政目

軾奏詳定役法與執政及同局不同乞罷免從之蘇轍誌軾墓云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為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户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産而狹鄉之民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為雇役使民以户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害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為病若量出為入無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為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病在告而君實不悦公常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怒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會其病卒乃已時臺諫官皆君實之人皆希合以求進惡公

以直形已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則因緣以謗訕之語譏公公自是不安于朝矣按轍所作墓誌恐有私意難盡信令刪取之

巳未保州言河水汎溢浸及先皇墳地請就本州界來年春夫修築從之　殿前馬步軍司言內外諸軍馬步射自有教閱格法已教習成就其元豐七年續降射弓病色若盡行減去於教法無害從之　假承務郎高英言請以强盜比吏之枉法監守之自盜不用赦原仍除投換之法庶幾羣盜有所畏憚令兵部相度配軍元犯

強盜者自今不許投換别軍從之

辛酉宰臣司馬光言臣竊惟為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稱職則萬務咸治然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况於中人安可求備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誤蒙甄擢備位宰相遴選百官乃其職業而智識淺短見聞褊狹知人之難聖賢所重襄

宇至廣俊彥如林或以恬退滯淹或以孤寒遺逸被褐懷玉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臣不勝狂愚欲乞

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此科亦許鈐轄已上武臣舉）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人）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

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得於十科內舉三人非謂每科各舉三人謂各隨所知某人堪充某科共計三人其狀云臣竊見某人有何行能並須指陳事實不得塗飾虛辭位在上者得舉在下之人位在下者不得舉在上之人臣今保舉堪充某科

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謂如舉行義純固而違犯名教節操方正而佞邪憸險智勇過人而愚懦致敗公正聰明而私曲昏闇經術精通而不能講讀學問該博而空疎牆面文章典麗而鄙拙紕繆善聽獄訟而宂滯失實善治財賦而病民耗國練習法令而屢致出入及犯正入已贓臣甘伏朝典不辭候奏狀到日付中書省擇勤謹吏人專切收掌仍每科各置簿盡行抄録年月日某官姓名舉某官姓名別置合舉官臣僚簿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或遇在京或外方有事須合差官體量相度點檢磨勘刻刷催促推勘定奪則委執政親檢遂

簿各隨所舉之科選差令試管勾上件事務若能辦集即別置簿記其勞績遇本科職任有闕謂若經筵或學官有缺即用行義純固經術精通學問該博等科人臺諫有缺即用節槩方正科人之類則委執政親檢逐簿選名實相稱或舉主多或有勞績之人補充仍於本人除官敕告前盡開坐舉主姓名於後或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犯正入已贓舉主減三等科罪若因受賄徇私而舉之罪名重者自從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寛宥雖見為執政官朝廷所不可輟者亦

須降官示罰即朝廷臨時因事特詔舉官謂若舉知河渠馬牧等之類不在十科之内者有不如所舉亦同此法所貴人人重審所舉官皆得人從之舊録云光得譽流俗及為相廢法報怨一無所施設獨請以十科取士終為空文無應選者人始笑之新録辨曰以司馬光為得譽流俗廢法報怨一無所施設此言不可以傳示後世自光至笑之三十六字並删去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諸路立額數當考

禮部言祠祭官致齋在本司及祠宫内與同局及同行事官相見當勿用謁禁從之

通議大夫張問為祕書監太常少卿鮮于侁為大理卿侁辭之尋復故政目與實録同九月十二日乃

復自少常遷左諫大夫蓋此月十四日佖罷大理卿復故官政目有之按八月二十七日劉摯云佖以老病辭大理卿也實録缺此主客員外郎王子韶知壽州傳云請補外得壽州恐必有故朝議大夫直龍圖閣范子竒為將作監元豐八年四月以直龍圖為河北漕河南轉運副使李南公知滄州閏二月自河北改河東先是祕書少監劉攽等言先與故祕書丞劉恕同編修資治通鑑恕於此書功力最多及此書成編修屬官皆蒙甄録惟恕身亡其家獨未霑恩子孫並無人食禄請援黄鑑梅堯臣例除一子官於是司馬光亦為之請詔與恕

一子郊社齋郎　措置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孫路言蘭州定西城一帶新邊地土除已招置弓箭手外有曠土萬餘頃未曾修築堡障而有賊馬抄掠之處請自蘭州東關堡東修葺智固勝如護耕三堡及於裕勒藏六族中森摩幹灘内定西城東玉樓山各築堡護耕差役人共與本地分弓箭手相兼守禦詔劉舜卿相度如合修築即漸次興修九月二十四日

壬戌龍圖閣直學士朝奉大夫鄜延路經畧安撫使趙

卨為朝議大夫舊録云賞邊功也新録因之按趙卨磨勘轉朝議大夫蘇軾行詞云論歳月以稍遷姑從舊典收功名於不世勉及前人不知舊録何故乃云賞邊功新録不復考詳即用舊文亦大疎略矣元祐初政司馬光主議專欲不賞邊功兼此時卨未嘗出兵討賊何功之可賞蓋紹聖史官假託誣罔耳疎略類此可不惜哉兼元豐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獲夏人葉結威明皆已自待制遷龍直矣卨傳云云更詳考

右司諫蘇轍言臣近於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使入界恐有講和請地之議乞因此時舉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棄而與之安邊息民為社稷之計見今西使已到竊聞執政大臣棄守之論尚未堅決臣竊見皇帝陛

下登極以來夏國雖屢遣使而疆埸之事初不自言度
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是以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
朝廷得以為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與情得勢窮始
來請命今若又不許遣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
為後悔彼若黠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與不
復為恩不許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
時不可失也臣又聞昔日取蘭州及五寨地本非先帝
聖意先帝始議取靈武內臣李憲畏懦不敢前去遂以

兵取蘭州先帝始議取横山帥臣沈括种諤之徒不能
遵奉聖畧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將吏不職意欲
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則不然其後元豐六年夏國
遣使請罪先帝嘉其恭順為敕邊吏禁止侵掠既又遣
使謝恩請復疆土先帝仍為指揮保安軍與宥州議立
疆界因循未定而先帝奄棄萬國遂以至今由此言之
蘭州五寨取之則非先帝本心棄之則出先帝遺意今
議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堅守之議茍避棄地之名不度

民力不為國計其意止欲私已自便非社稷之利也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與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筭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内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士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為削

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究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強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為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雖有十濞亦何能為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晁錯之肉何益

於事今者欲棄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謀與景帝類臣乞宣諭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為利害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効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慈以此反覆深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别致猖狂棄守之議皆得其便則天下幸甚　左司諫王巖叟言巖叟疏不得其時今附蘇轍疏後

臣累月前嘗上疏論天下之大害曰莫如蘭會之坐

弊中國願陛下早圖之今聞西人入朝以請地為事陛下念生靈安樂久遠之計深以此事屬謀國大臣而聞大臣議論參差無一定之策竊度聖心惑之未有以處臣以謂聽言之道必以事觀之則一言可決國家未開拓以前惟以信義為重蠻夷之心不敢輕侮故邊患少邊患少故民力紓民力紓故人心安人心安故兵威強所以能坐制邊徼而不自弊開邊以來以有限之財供無窮之費貪無用之地民力已困而不可支人心已危

而不可保兵威已沮而不可恃不於此時修復信義為天下休息計尚可固執更增後日之患乎昔漢桑宏羊輩請田輪臺之田以威西域武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遠田輪臺是勞擾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迺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今議者欲請留蘭臯而田之何以異此惟陛下鑑武帝之所以悔於終者早悔之幸甚至宣帝時魏相請

罷車師之田元帝時賈捐之請棄朱崖郡唐相狄仁傑亦請棄西鎮立斛瑟羅為可汗又請棄安東却立高氏李德裕亦請勿保安西是數人者皆一時之賢豈不為國家惜威靈重棄其地哉蓋不欲貪外耗内疲竭生靈徇虚名受實弊遺國家無窮之患也今窮荒之地於國家之勢不以得為強不以失為弱識者皆曰去大患以自全乃所以強耳夫得地不如養民防人不如守已今因其有請而與之足以示懷柔之恩結和平之信若失

此時後日兵連禍結中國厭苦而腹心之患生陛下雖欲舉而棄之將不能矣臣度議者不過曰十餘年間竭天下之力而得之寧忍一旦委之乎此不知經遠者之論也夫已耗之民財已傷之民命既非悔可追矣而後日之患猶不慮之于今則當何時而已耶又不過曰恐啓無厭之求益生邊患不如勿與此不知自處者之慮也夫彼求者無名則我執者有辭無名之求勢當自屈且彼雖外夷既已與之寧不知恩尚何無厭之請耶若

有恩以結之猶恐其來則無恩以與之將如何哉臣聞開邊之初其費不可以數言罷兵之後歲歲常費猶不減數百萬一有騷動其將奈何陛下須念此皆中原生靈膏血夫中原者陛下據之以制邊徼者也而以生靈膏血塗窮荒不毛之地欲為垂世長久之計豈不殆乎惟陛下留神早賜睿斷天下幸甚

御史中丞劉摯言（摯言不得其時當在夏使未入見以前令附蘇轍再論蘭州後）臣伏見元豐中出兵西界增創城壘議者講求利害久矣臣亦嘗具三策（三策未見）

上于朝今夏人汎遣使者已到邸累日其勢必有邀請雖廟議黙定而區區不能自已謹復條其一二補前奏之未備以待採擇議者之論臣嘗詢訪本末備得其説為棄地之議者曰往年興師本以弔民伐罪既取地自利其勢必爭傷財害民以爭非其地其勢不得不棄困而後棄不如一捐空城予之以示恵此言是也然難者謂予地所以息爭若虎狼亡厭爭求不已得地據險益擾近郡其能保不為患乎為守地之議者曰頃儲設阻

增募土兵遠斥近援何地不守且先皇帝之所得而以予人非是此言亦是也然難者謂彼不得地兵難不解日引月長邊釁益大其能保終守此地乎故議者之論非不曲盡事理至于弭未然之患如難者所憂則雖好謀之人莫敢任責竊料朝廷深計遠慮未欲遽決亦必以此臣愚不佞獨謂用兵以終守其地誠難保也棄地而使不為患臣雖老矣願保沒齒不見邊境之憂惟陛下赦其愚使畢其說臣聞向所得地在熙河為蘭州在

鄜延為五寨蘭州本西蕃故地而五寨本夏戎所有也其地道里迂直㕓利厚薄所須守兵多寡轉餉勞逸皆朝廷所熟究臣不復道而自夏人視之為必争之地彼將以誓約為請固執不與彼將獸困而鬬借兵契丹以逞其忿朝廷且有西顧之憂使我師每戰每勝臣猶以為非國之利又況殺傷相當成敗未可知皇帝陛下諒陰之際太皇太后垂簾稱制正思與民休息而顧欲戮力血戰以争尺寸無用之地所謂以隨侯之珠彈千仞

之雀由此言之終守其地是臣之所不敢保也國朝自祖宗以來歲捐金帛數十萬遣使修約而夏戎稽首順命者數十百年矣外國好爭亡厭固天性也然且如此則恩深利厚足以羈縻其心故也今乘先帝討擊之威因其屈服之勢曠然推恵歸侵地復歲賜丁寧戒敕悉棄前恚復謹舊約彼雖有桀黠睚眦之意既已杜塞其欲使無所發則亦將感激退聽復如前日何苦必欲動衆犯順以自魚肉其民雖彼之國寧獨利乎古之養虎

者時其飢飽適其怒心虎或可養而況人乎由此言之弭患息爭非獨臣以死保之自祖宗以來御夏戎者用此道也臣願采議者之論覩異日之勢而斷以此意大計既決其餘措置纎悉施行次第在朝廷裁之而已雖然臣猶有拳拳之愚不敢不盡令夫請地在彼予地在我是以主制客以逸待勞之勢也為彼計則不得不急為我計正宜從容閑暇鎮以無事臣竊怪近日議者皇皇汲汲視此地如金城湯池惟恐不守不然如附贅垂

疣惟速去之為快異議紛起先自惑亂又何其迫遽無
大體也今使者雖在邸臣顧且毋遽許以地而厚禮答
之善詞遣之或先復歲賜而徽示以不愛地之意度其
効順堅決至于再至于三然後以歲月予之所謂許之
者不一而足夫豈晚乎臣愚不知大計惟陛下財幸
光州團練使高公繪為秀州防禦使寧州團練使高公
紀為永州防禦使詔以公繪公紀父士林雖經英宗登
位太皇太后當日立為皇太后士林都未及朝廷真封

遽爾傾逝良可追悼故令日移恩及二子也　淮南轉運副使趙偁請復以宿州靈壁縣為鎮從之

癸亥夏國以疆事遣使春約勒阿拉雅賽副使呂則依𠕂怏庸見于延和殿輒妄奏曰神宗自知錯上起立變色怒久之内侍張茂則云與押伴理會移時方退此據舊録舊録又云先朝興師問罪經略邊圉羌人畏威至是姦臣納侮一切姑息敢悖慢如此新録以為此語不足録自輒妄奏至於此六十二字並删去按夏人若果有此語録之何傷恐不須削去也　同知樞密院范純仁言臣竊見前日簾前文彦博等與執政論疆界事

宜其時以諸臣奏對已多臣雖有管見不敢久煩聖聽欲於别日奏陳而臣今病假在家未能忘竊慮夏人在庭議論日逼謹先具條列聞奏若以所得夏國地土換易陷蕃人口如此則便可罷兵息民陛下仁惠之化得以久行堯舜之治可以速成此上策也又蘭州定西城聞元是西蕃境土後來方屬夏國已有景德中誓表更不擄掠西蕃彼雖堅意欲之我亦留之有名徐委邊師婉順商量雖便未可罷兵彼應難便猖獗此中策也又

若留塞門吳保塞義合而止棄遠處難守二三城寨則朝廷與之不足以示大恩彼雖得之不足以副其欲如此則兵必不解夷夏難安陛下仁惠之政何由復施勝負安危之機邈未可料所得之地不及秦漢萬分之一乃妨陛下堯舜之政而且有後憂此下策也伏望陛下深賜採擇以為天下國家無疆之福臣稍可勉强更當面具奏陳臣未曾見夏人表章如其過有邀求則雖與地不能息兵非臣今來所料俟臣別具陳奏乞且嚴戒邊

臣過作守備凡有所闕盡令陳請朝廷當一一應副庶
令責有所歸不至誤事惟中策安燾頗與臣合近曾將
擬下詔意示臣內有不與中國舊寨一節臣曾簽貼欲
其除去然安燾未曾修改應待聖意裁度又言臣前曾
建議以所得夏國地土換易陷蕃人口猶慮狡黠之情
量遣三五十人應命以受朝廷賜地臣欲乞別許夏國
每還到漢人一名賜地之外更特支絹十疋則夏人貪
利必肯盡數交換不過捐中國縑帛數萬可以換易人

口數千則陛下好生之德超絶古今足以感動華夷永
為萬世之法如臣言可采即乞夏人歸時便可內降指
揮令押伴宣達此意若允臣所奏伏乞陛下以地并絹
換易人口之意降詔告諭邊人使存殁銜恩淪于骨髓
亦令邊人感化自然賓服伏望聖慈留神采納　元豐
末夏人款塞乞還侵疆同知樞密院安燾白神宗以為
鄉所得地有非要害處固宜予以示恩然羌情無厭當
使知吾宥過而罷兵不應示吾厭兵之意及是二府會

議燾曰頃在先朝蓋嘗議之第未欲遽許今陛下新涖政推恩天下因有以副其心可也或欲舉熙河一路棄之燾執不可主議者至謂今如竊人之財既為所執猶不與之可乎燾怫然曰自靈武以東皆中國故地先帝興問罪之師而復之何乃借諭如是其後定議但許歸其四寨云此據安燾行狀刪附今燾傳亦純用行狀不知首議棄熙河者為何人據紹聖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文彥博落使相降太子少保詞並閏月二十七日葉濤繳奏安燾降資政詞頭則議棄熙河者實文彥博也彥博奏議已附六月末當考張舜民誌穆衍墓云元祐元年與孫路同往熙河相度措置邊防財用時

大臣有欲棄熙河者留議未决公同事巳信其說謂公曰此行有可以自致不然反為累也公徐對曰顧利害何如耳王事靡盬遑為身謀還朝請以經制事還漕司條罷兵為公私害者二十七事歲減經費一百九十餘萬緡因與路更論疆界事略以謂蘭州棄則熙州危熙河棄則關中揺動唐自失河湟吐蕃輝和爾一有不順則警及國門逮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其孰能克復今一旦委之無厭之欲恐不足以止寇徒滋後患爾熙蘭卒不棄緊公力也實録穆衍舊傳云元祐初與孫路同措置熙河邊防財用時大臣有欲棄熙河者留議未决蕐衍同巳以信其說新録辨曰此皆詆誣不根之言合删二十一字穆衍事巳附正月十二日新録有未詳處巳具注在彼蓋舊録全用張舜民所作衍墓誌今當與舜民辨乃可右僕射呂公著亦以為先朝所取皆中國舊境而蘭州乃西蕃地非先屬夏

人今天子嗣守先帝境土豈宜輕以予人況夏戎無厭與之適足以啓其侵侮之心且中國嚴守備以待之彼亦安能遽為吾患此據呂公著家傳於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百官賀禽果莊乃載此今移附

范純仁二府既定議許歸夏人侵地乃降詔答之大略議下

言前後用兵以來其因而所得城寨彼此各不曾交還今來所請不惟前例甚明理難頓改兼訪在朝之論皆謂義不可從然朕獨以永樂之師陷没者衆每一念此常用惻然汝儻能盡以見存漢人送歸中國復修貢職

事上益恭仍戢邊酋無犯疆塞則朕必釋然於尺寸之地復何顧惜當議特降指揮據用兵以來所得地土除元係中國舊寨及順漢西蕃境土外餘委邊臣商量隨宜分畫給賜又詔夏人以永樂城將吏兵夫等昨因盡忠固守力屈就擒衆多生齒淪于異境念其流落每用惻然雖已詔汝發遣當給賜可還之地然念城初失守衆即散亡或為部落所匿藏或為主者所轉鬻非設購募恐有所遺汝可深體朕意子細訪求發遣當據送到

者每人别賜絹十疋命官已上加優賜以給所得之家

二詔並據吕公著家傳附見不得其月日實録並無之家傳云賜乾順詔則恐誤按蘇轍十九日言聞朝廷已降許詔即此是也秉常以是月十日卒朝廷何縁遽知之雖知之亦必不遽以詔賜乾順令削去乾順名亦不稱秉常以示疑楊氏編年云詔以浮圖安疆葭蘆定逺四寨歸夏人初門侍韓維奏先帝討夏國以問罪而收其地致夏人有辭其國力漸復必來攻取今梁氏死秉常復位及此時歸其地則神宗問罪之名不為虛語嗣皇賜地之意實成先志故有是舉編年繫此事於元祐元年末然實録不書編年誤也蓋元年因二府定議初許以可還之地固不曾指名何等地及四年六月九日乃舉所還四寨為葭蘆米脂浮圖安疆也編年因詔許遂終言其事矣紹聖二年八月七日罷分畫詔舊録云元祐二年春降詔給賜夏國四寨誤也紹聖二年十月

二十三日孫路亦言安疆塞係元祐四年給賜要當以元祐四年六月九日降詔為給賜之始又張舜民誌游師雄墓云元祐元年改宣德郎除宗正寺主簿朝廷以夏人久為邊患思以安將來欲以四塞歸之未決執政以公習知西邊事名問公曰四塞先帝所克所以形勢制夏人者也朝廷當守而勿失奈何輕以畀人且割地以紓邊患不惟示中國之弱將起邊人無厭之求四塞既予如瀘南荆粤有請者亦將與之乎非特此也燕人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求關南十縣之地者又將與之乎六諸侯割地以予秦時猶以為恥安有以天下之強盛而棄地以悅外國者哉因進分疆語録二卷而主議大臣不聽卒棄四寨夏人得其地而不有侮慢如前據此則棄四寨當在元祐元年然考按俱不合又呂公著家傳於二年八月書果莊被擒夏人自鎮戎遁去乃云其後乾順遂入貢及稍還永樂所陷漢人朝廷方以四寨還之與舜民所作師雄墓誌及編年不同編年大

率因舜民墓誌不足憑也四年六月九日十月二十三日可考元年十月末政目云云可考

甲子右司諫蘇轍言臣竊見仁宗朝河北河東初置義勇至英宗朝推行其法漸及陝西皆以地接邊外有守禦之備每歲冬教一月雖以為勞而邊防之計有不得已及熙寧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三路之民日夜教習二聖臨御知其不便率皆罷去民得秉耒耜盜賊因此衰息歌舞聖德無有窮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被邊之故民習為常不敢辭想至於京畿諸縣累聖以來

為輦轂所在素加優厚今乃與三路邊郡為比一例冬
教情所未安伏乞聖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寛恤特與
蠲免兼訪聞京畿三路見今皆修蓋冬教場屋宇州縣
頗以為勞臣昔守官河北竊見義勇冬教並不曾置教
場屋宇每遇教日皆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
別無闕事朝廷若允臣所奏免畿内冬教則其教場屋
宇已自不修如三路冬教乞下逐路監司相度只如日
前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有無不便如別無不

便亦乞罷修以寛民力　御史上官均言均言據均奏議不得其月日附蘇轍言冬教屋宇後臣聞天下之事小大虚實則為而有成作而有功無勞民費財之害臣竊見福建路往年因廖恩為寇逐處召募義勇有武技者使之追捕彼皆鄉閭無賴之民素無約束所至村落往往恃衆攘奪彊買未經鬬敵已有騷擾之病其後逐縣籍向來召募之人號為槍仗手多至數百人少不下一二百人每歲監司親至按試支散錢米及銀碟之類臣元豐元年嘗知邵武軍

光澤縣因監司按試召集槍仗手比至閲視其老弱不嫻武技者十之七八訪聞得皆出於當時保正及同類任情糾舉實非素習趫勇之民詢之他邑亦多此類其槍仗手所居距縣遠處或一二百里監司所至多先期呼集既至往往代名充數冒受支賞徒有呼集之勞而無校試之實朝廷比來頗知擾民之害只令逐縣知縣令每年就近集試然呼集之勞費財妨業之弊猶如前日臣竊計福建一路槍仗手不減數千人率多無賴之

民教習無素一旦有警毆之捕盜往往潰散挫弱軍氣無事之際呼集教試在上有費財之患在下有妨業之弊其實無補不若罷集俾閭井之民安居樂業公私兩便如朝廷未欲悉行罷去亦乞下本路令逐縣重行考覈不必充滿舊數庶幾得實免致虛有勞費 吏部言故朝散郎致仕李肖男進士孟回狀言父肖致仕敕牒附遞留滯致礙奏薦詔李肖特與致仕恩澤新本削去 詔河東路經略司體量本路將副任與不任守戍具實以

閒新本削去

乙丑夏國主秉常卒此據舊録秉常傳其卒乃七月十日也政目十月十六日故夏國主秉常嗣子乾順奏父於七月十日薨新録因舂約勒阿拉雅賽入見遂繫之八日誤矣今不取入

丙寅遼國遣使保安軍節度耶律純嘏副使太中大夫守崇禄卿充乾文閣待制吕嗣立來賀坤成節　是日

七月十一始頒甲寅詔書去言者勿復彈劾六字臺諫累有論列故也六月二十八日胡宗愈云云可考

丁卯中大夫直龍圖閣李之純為户部侍郎尋改集賢

殿修撰河北路都轉運使二十八日癸未改集撰都漕必有緣由當考本傳亦不載先除戶侍提點河北路刑獄唐義問為本路轉運副使朝奉大夫穆衍為金部員外郎正月十二日衍措置熙河財利朝請大夫孫路為陝西轉運判官正月十二日同穆衍措置財用李公裕誌路墓云夏人冠鎮戎之境屠掠稍衆而諸寨避讁不以實聞朝廷疑之以委路路徙諸寨官躬自訪問得所匿二千人乞優賜厚賞撫恤其家使知朝廷之恩邊人大悅　戶部言臣僚論李琮於江南兩浙淮南輒增常賦按琮既降黜而均認稅數已行改正其元根究稅官議難推賞已賞者令吏部追奪從之十月二十八日

王覿奏

戊辰吏部侍郎陸佃為禮部侍郎給事中孫覺為吏部侍郎　詔免河中府河西縣人户鹽錢折納斛斗前此本縣有官中食鹽四千餘斤令人户均請納見錢已而又令折納斛斗至是因民庶上言罷之　詔故相富弼令配饗神宗廟廷其子紹庭特差河南府通判仍與子孫一名恩澤以太師文彦博同知樞密院范純仁言弼之子孫乞優加録用故有是命　又詔以衢州龍游縣

令王棐爲春秋博士從國子祭酒鄭穆司業黄隱薦也

朝奉大夫張璹爲京東路轉運判官 五月十二日令中書籍記者月末上官均云云八月二日蘇轍云云

正議大夫致仕韓璹卒

庚午夏國遣使賀坤成節

辛未坤成節羣臣及遼使拜表稱賀于内東門

癸酉定國軍留後仲暱卒贈保寧軍節度使追封東陽郡王謚榮順

甲戌右司諫蘇轍言臣近奏乞因夏國遣使入貢歸其

侵地竊聞朝廷已降詔開許伏惟包荒之德與天地同量使西邊之人自此得免餽餉之勞脫戰鬭之禍天下不勝幸甚然臣聞兵法受降如受敵邊人見利忘義雖以恩信深加結納而備豫不虞不可暫弛況朝廷數年以來舉兵攻討深入其地奪其疆土今雖接以恩禮其怨毒之意未必遽忘若因給賜城寨定立界至之際乘我無備輒肆猖狂則取笑四夷悔不可及謂宜明加約束所賜城寨須候逐路帥臣處置般運器甲抽那兵馬

凡百了當定日期然後得令人交割若未了之間不得令一人一騎先期窺覘仍指揮沿邊將吏常加嚴備因夏國新復侵地謹守誓約之際招填士馬充實倉廩綏懷熟戶常若寇至不得為其通和稍有弛廢如此數年朝廷常務懷柔以革其欲報之心邊臣常作隄防以折其內侮之志臣謂數年之外必無後患縱使背約而邊計已備士氣已復度其事勢亦不足深憂況背恩犯順彼曲我直雖夏羌人亦當知非足使吾民坐而賈勇

制勝之道始自今日惟願陛下深詔大臣安不忘危常以戒敕邊民為心則社稷之福也朝廷降詔許歸夏人侵地此大事也而舊録新録都不略見亦太疎矣按蘇轍十九日奏則降詔當在十九日以前初八日范純仁建議後呂公著家傳所記二詔即是許還侵地詔也但家傳不載月日耳已附初八日

殿中侍御史林旦言臣比貢狂瞽之言妄論西陲疆埸事以謂棄地有十不可不識廟堂之論果少採擇臣言否臣聞熙寧中种諤克綏德城議者以為不可守舉朝上下皆欲棄之獨韓琦在陝西堅持不可棄之說先帝遣近侍計會邊臣

以棄之琦猶以軍法申飭邊臣必須待報於是先帝從琦之言而城卒不棄至今士論嘉琦之有守而服先帝之善斷西戎貪黠傲倖干請要須以義折之使語塞心沮然後有畏懾不敢肆其狂慢豈宜先自示弱而苟欲厭其心乎夫以天下之富而惴惴恐二三城寨之不給臣竊謂議者之私憂過計也古者敵國爭尺寸之地至竭帑鏖戰而不悔此等事故不足以為法然以古校今理亦可見且以積年經營之功因其一請而與之似亦太率

易也今世俗之論往往以賈捐之棄朱崖事為口實夫朱崖隅絕大海屢煩遠擊已臣而復叛又方為蠻夷所據勞弊中國故捐之以不擊為便今西人所謂乃在吾地非絕大海也非勞攻取也而謬以朱崖為比不亦異乎第恐邊臣姑息茍安趣了目前之患幸無近憂不䘏後患又疎遠之人妄意朝廷都弛邊備遂以必棄為說此言先入上誤聖聽反使西戎得計邊民失所可不慮耶况守之以困敵與之以資敵一損一益利害明甚此誠不

可以不察也今西使既還許地與否臣固亡緣與知但既蒙朝廷過聽使待罪言路事無大小皆得論列今事關國體苟有所見安敢隱默伏望聖慈處決之際更賜審察但遴柬邊師精擇監司罷不急之官省無益之費選將練兵平價儲粟安輯熟戶墾闢田野嚴生事之戒澄幸功之賞何患二三城寨不能贍給僥倖之請正當理折庶幾觀望咸絶覬覦林旦疏附蘇轍後旦稱西使已還不知許地與否而轍謂

已降詔許歸侵地或旦疏在十九日前朝廷未降詔也不然諫官已知而御史獨不知可乎當考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三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七月丙子御史中丞劉摯言臣伏覩今年二月敕書常平錢物依舊狀施行詔令既下中外曉然至四月復有指揮申明前令而青苗之法行之如初近日青降吕惠卿詔命復有首建青苗之詞反覆二三人情

疑惑臣近曾具狀論列未蒙處分臣竊以號令天下以信為主始謂青苗無益百姓罷從舊法曾未累月俄復施行今又以責首議之臣而其法尚存初無釐改臣愚不知朝廷大意安在以謂此法當存則從舊法之敕責議臣之詞布滿中外矣以謂議者有罪則斂散取息至今行之二者之間無有一可外無以示信百姓下無以塞被責者之心其於國體所損非一又況青苗之事自熙寧以來議者紛紛利害固已較然明白臣不復具道

伏望速賜檢臣前奏特降指揮用今年二月詔令應常平事並依舊法施行貼黄稱前降指揮依常平舊法施行於理自是熙寧以前提刑司舊法而異議之人猶謂舊法是熙寧後來之法故欲緣此復行聚散之事今須明降指揮依嘉祐舊法施行此奏以七月二十一日上今附此前奏以六月二十六日上已移見本月日成都府利州路鈐轄司奏提舉陜西等路買馬監牧公事陸師閔奏勘會成都府利州路經制買馬司准朝旨於雅州靈關嘉州中鎮等寨置場買馬

數內雅州靈關寨並無蕃蠻馬元未曾置場外其嘉州中鎮寨雖曾置場亦無買到馬數今來未敢廢罷奉旨令成都府利州路鈐轄司相度聞奏本司今相度雅州靈關嘉州中鎮等寨置場買馬並合廢罷從之此據嘉州編錄

冊乃七月二十一日聖旨今依本月日增入初置場在元豐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丁丑詔太常寺仍舊置太祝一員以呂誨子宣德郎由庚為之從尚書右丞呂大防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請也五月十二日詔太祝兼奉禮初罷太常寺太祝少卿鮮于侁言神考釐定官制太常設奉禮太祝各二員

事合古制理難廢減請復置仍請自朝廷選學行之人詔從之五月十二日所書乃云太祝無奉禮不云罷太祝此云復置太祝與前書不同當考呂范等建請在五月二十二日監察御史孫升言知濮州臧南仲近除廣南東路轉運副使南仲行已無恥不能防閑其家伏乞追寢除命以允公議詔淮南轉運司體量請實以聞南仲除漕在六月二十八日要見後來如何詔懷化將軍管勾蕃坊公事新雅托勒遷歸德將軍以廣東轉運司言乞用登極赦特推恩故也尚書省言監司聽守所在及所部州縣刑獄除依條點檢外不得令承勘

官吏取禀推鞫著為令從之新本削去　左司諫王巖叟言

臣伏以天下之可哀者莫如老而無子孫之託故王者

仁於其所求而厚於其所施此遺囑舊法所以財産無

多少之限皆聽其與也或同宗之戚或異姓之親為其

能篤情義於孤老所以財産無多少之限皆聽其受也

因而有取所不忍焉然其後獻利之臣不原此意而立

為限法人情莫不傷之不滿三百貫文始容全給不滿

一千貫給三百貫一千貫以上給三分之一而已國家

以四海之大九州之富顧豈取乎此徒立法者累朝廷之仁爾伏望聖慈特令復嘉祐遺囑法以慰天下孤老者之心以勸天下養孤老者之意而厚民風焉如蒙開納乞先次施行從之（新舊録並稱臣僚上言按此乃王巖叟奏請也今具載之）措置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言本路五州軍穀價甚貴蓋自軍興之後舊田或廢新田未闢地產全少請徼客人邀求厚利及銀絹鹽鈔公據價必平經費漸省仍著為令從之（二録並同此必有誤）詔都省每季差省曹不干礙郎

中一員赴榷貨務檢察見在錢物并交引數目申省及令戶部差元豐庫監官一員不妨本職兼管封樁米鹽錢物令除本務當支外每旬據見在數交撥封樁新本削去詔具以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法須下諸路從蘇轍所奏也轍五月二十六日又六月十七日兩奏刑部言權知徐州馬默奏昨都轉運司指揮凡軍人偷盜本司物並申本司牒安撫司行刺配望看詳所犯情輕者並給公據放還今請如所奏委提刑司看詳仍具放還人數犯因由以

聞從之新本削去

詔承代保甲教閲之人願投軍者如中保甲第一等弓弩許令招刺所增例錢物給其保甲正身幷家人如投軍年二十六已上中等弓弩減一指招刺二十五已下更不用事藝累減開封府界準此新本削去

監察御史上官均奏臣竊見前日勑令太中大夫諫議待制以上每歲以十科薦士兹見陛下博收羣才因能任官之意自三代以來設官分職雖多寡不同然取人大要不過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而仲尼之

門論其所長亦曰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而已今以十科取人其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選固已兼取然論取士止於治財賦聽獄訟斷請讞三事而已竊恐取士之目有所未盡何則能治財賦者未必長於聽獄能聽獄者未必長於斷讞能此三者未必寛信敏惠足以長人今之所謂長人之官者守令是也今之守令雖有累歲月用薦舉關升之法然至於劇郡大邑若止循資序不加選擇恐未必得人有美錦學製之獘不獨如是自比

年以來郡縣考課之法文具而不行未聞擢一良守進一賢令以勸天下故郡縣之吏亦務為碌碌細故謹守繩墨治簿書督租稅而已未聞諄諄慈良以治人為意蓋自非豪傑自信之士未有不待賞而後勸也若褒賞不加薦舉不及天下守令長於理劇者豈復有亹亹樂進之心哉臣欲乞於十科外更益以材堪治人能撥煩者別為一科劇郡大邑有闕因以除授如此則人無遺才而天下之守令莫不勸矣守令勸則郡縣之政理天

下之民被朝廷之德澤而太平之功立矣均奏此以七月二十二日奏

不報均又再奏久之乃立知縣縣令治劇保舉考較法均奏以七月二十二日再奏無月日其再奏與前奏不異但論說加詳耳十一月二十二日乃立知縣縣令治劇保舉能治劇條考校法蓋采用均言也舊錄先於五月六日書保舉能治劇條又於十一月二十二日重書保舉條并立考較條新錄因之皆誤也七月一日乃行十科二十二日均乞益理劇若五月六日已有能治劇指揮即均不應於七月二十二日方更申言兼行十科則能治劇者固未有專令保舉指揮其誤明甚今削五月六日所書獨存十一月二十二日所書仍以均奏疏附七月二十二日

戊寅前吏部侍郎蘇頌為刑部尚書頌初除喪也

己卯上批近夏國累遣使至雖懷恭順而其情難測可
戒飭邊將及陝西河東邊郡密為備禦各須將領兵馬
芻粟幾何可備緩急仍同轉運司計置糧草具委無闕
誤以聞　左僕射司馬光等言臣等聞王者設官分職
居上者所總多故治其大要居下者所分少故治其詳
細此理勢之自然紀綱所由立也是以周官小宰官府
之六屬舉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凡宰相上
則啓沃人主論道經邦中則選用百官賞功罰罪下則

阜安百姓興利除害乃其職也至於簿領之差失期會之稽違獄訟之曲直胥吏之遷補皆郎吏之任非宰相所宜親也古人有言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不能見目睫言詳於近者必略於遠謹於細者必遺於大也今尚書省事無大小皆決於僕射自朝至暮省覽文書受接辭狀未嘗暫息精力疲弊於米鹽細故其於經國之大體安民之遠猷不暇復精思而熟慮恐非朝廷所以責宰相之事業也竊以六曹長官古之六卿事

之小者豈可不令專達臣等商量欲乞今後凡有詔令降付尚書省者僕射左右丞簽訖分付六曹謄印符下諸司及諸路州施行其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尚書省僕射左右丞簽訖亦分付六曹本曹尚書侍郎及本廳郎官次第簽訖委本廳郎官討尋公案會問事節相度理道檢詳條貫下筆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侍郎尚書若郎官所判已得允當則侍郎簽過尚書判准應奏上者奏上應行下者直行下即未得允當者委侍郎

尚書改判事之可否皆決於本曹長官其文字分付本
廳郎官之時委本曹長官隨事大小立限若有稽違即
行糾劾即委的有事故結絶未得者申長官展限更不
經由僕射左右丞即改更條法或奏乞特旨或事體稍
大或理有可疑非六曹所能專決者聽詣僕射左右丞
咨白或具狀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商議或上殿取旨
或頭簽劄子奏聞或入熟狀或直批判指揮其諸色人
辭狀並只令經本曹長官陳過尚書侍郎本廳郎官次

第簽押判決一如朝廷降下臣民所上文字次第施行若六曹不為收接及久不結絶或判斷不當即令經登聞鼓院進狀降下尚書省委僕射左右丞判付本省不干礙官員看詳定奪若本曹顯有不當即行糾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辦集乞合兩省為一劄子從列左右僕射門下中書侍郎姓名令六曹長官專達劄子從列左右僕射左右丞姓名並見司馬光集此兩劄子蓋同時所作也按范祖禹誌司馬康墓云乞合兩省為一劄子光未及上而卒而司馬康未為諫官時上之四年十月乃除右正言不知令六曹長官專達劄子曾與不曾上又案實錄七月二十四日所書則六曹長官專

違實已施行光集又具載上官均元申請奏云七月二十八日三省同進呈得旨依與實録二十四日所書不異但日不同耳此劄子所論與二十四日所書及二十八日進呈事亦無以異不知何故兩出蓋光等先有是請上官均亦及之同時進呈得旨也其日不同則字或差誤耳今并書之四年八月八日司馬康上光遺奏二篇六曹長官專達其一也與此元年七月二十四日所奏實同不知何故康又上之豈當日奏狀偶存別本雖已施行而康未及知因具以聞乎

監察御史上官均亦奏乞尚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尚書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於是三省同進呈今欲應尚書省事舊有條例事不至大者並委六曹長官專決其非六曹所能決者申都省委

僕射左右丞同商量或送中書取旨或直批判指揮其常程文字及訟牒止付左右丞施行若六曹事稍大及有所疑方與僕射商量若六曹施行不當及住滯即委不干礙官定奪根究庶上下稱職事務辦集從之上官均奏請及三省同進呈並據司馬光集今實錄但載三省言不出上官均奏請又係之二十四日今日則依實錄事則依光集均家傳載均奏議尤詳要不出光意也或刪取增入

戶部言府界諸路州軍錢穀文帳舊申三司者昨付逐路轉運司點磨其常等文帳舊申司農寺監者昨付逐路提舉司點磨及在

京庫務文帳見分隸禮兵工曹者諸並收歸戶部從之用司馬光閏月所奏立法也蘇轍八月十一日論奏今附此　右司諫蘇轍言臣竊聞熙寧以前天下財賦文帳皆以時上於三司至熙寧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曾布刪定法式布因上言三部胥吏所行職事非一不得專意點磨文帳近歲因循不復省閱乞於三司選吏二百人專置一司委以點磨是時朝廷因布之言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蓋州郡所

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賄賂各有常數已足者皆不發封一有不足即百端問難要足而後已朝廷以布言為信帳司之興蓋始於此張設官吏費用錢物至元豐八年首尾七八年間帳司所管吏僅六百人用錢三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失陷錢止一萬餘貫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而使州郡應申省帳皆申轉運司內錢帛糧草酒麴商稅房園夏秋稅管額納畢鹽帳水脚鑄錢物料稻穰帳本司別造計帳申省其驛料作院欠負修造竹

木雜物舟船柴炭修河物料拖利橋船物料車驢草料等帳勘勾訖架閣盖謂錢帛等帳三司總領國計須知其多少虚實故帳雖歸轉運司而又令别造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非三司國計虚嬴所繫故止令磨勘架閣又諸路轉運司與本部州軍地里不逺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帳數目不多易以詳悉自是外内簡便頗稱允當今户部所請收天下諸帳臣未悉為收錢帛等帳耶為并收驛料等帳耶若盡收諸帳為依熈寧以

前不置帳司不添吏人耶為依熙寧以來復置帳司復添吏人耶若依熙寧以前則三二十年不發封之弊行當復見若依熙寧以來則用吏六百人磨出失陷錢一萬餘貫而費錢三十九萬貫之弊亦將復見臣乞朝廷下戶部令子細分析聞奏然臣竊詳司馬光元奏自改官制以來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帳籍不盡申戶部戶部不能盡天下錢穀之數欲乞令戶部尚書兼領左右曹其舊三司

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推具本意蓋欲使天下財用出納卷舒之柄一歸戶部而戶部周知其數而已今戶部既已專領財用而元豐帳法轉運司常以計帳申省不為不知其數也雖更盡收諸帳亦徒益紛紛無補於事矣臣謂帳法一切如舊甚便乞下三省公議然後下戶部施行八月二十二日戶部云云轍言蓋不行

蘇轍又言臣近奏乞罷支青苗錢兼訪聞臺諫官皆有文字論列至今並不蒙降出施行臣伏見

熙寧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用事首建青苗之法其實放債取利而妄引周官泉府之言以文飾其事天下公議共以為非是時韓琦富弼司馬光范鎮等皆昌言其失恨不能救今二聖在上照知民間疾苦改去獘法既已略盡兼近日責降吕惠卿數其罪惡亦以創行青苗為首然天下徧散青苗其實至今未止民間疑怪以為朝廷仍有好利之意臣博采衆語云近日有臣僚獻議以國用不足為言由此聖意遲遲未決臣雖至愚竊為陛

下深惜此計何者自古為國率皆祿養官吏分給士伍崇奉郊廟綏撫四夷然而食租衣稅未嘗有少今陛下力行恭儉前代帝王所有浮費一切不為今日之計但當戒飭天下守令使之安集小民若能稍免水旱之災復無流亡之患則安靖之功數年自見穀帛豐羨將不可勝用何至復行青苗以與民爭利也哉惟陛下聖性仁厚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為若非左右造此危語動揺聖聽則何至為之廢格羣言以成邪說然臣竊恐中外

不知本末但見臺諫之言皆留中不出妄意陛下甘於

求利不䘏細民遠近傳聞所損不細臣欲乞陛下盡將

臣僚前後所上章疏付三省詳議施行以弭斯謗

庚辰詔梁山軍撥往萬州租税令轉運司逐年科折只

就本軍輸納　詔堂除官應避親者到官後限一月自

陳　内批近聞馮景同水陸院主守智理會地土是本

人故父德誠於熙寧年中獻此地土與秦晉國夫人作

功德院聞德誠亦曾受却銀帛其事理曲直顯然自今

後如馮景更有詞狀尚書刑部不得承接御集七月二十五日

門下省言刑部删修到不以去官赦降條件看詳當職官以職事墮曠雖去官不免猶可言至於赦降大恩與物更始雖刼盜殺人亦蒙寛宥豈可以一事差失負罪終身竊謂不以去官赦降原減條内所留尚多所删尚少今欲更删改存留從之蘇軾自辨疏可附

右正言王覿言臣伏覩近日詔書覿自注云七月二十五日奏臣伏覩今月八日詔書今既以詔書係六月二十八日故改稱近日故蕩滌隱疵闊略細故以開詿誤自新之路

天下幸甚然臣竊觀自古仁聖之君莫過於堯舜而堯之為治其大要乃在於哲而惠也舜之為治其先務乃在於難壬人也惟其哲而惠故巧言令色者不得售其私惟其難壬人故懷姦挾詐者不得遂其惡於是堯乃得以致黎民懷之而舜乃得以致蠻夷率服也伏惟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臨政以來登進忠賢放出邪惡可謂哲而惠矣可謂難壬人矣惟能不倦以終之則黎民懷之豈減於堯而蠻夷率服豈愧於舜哉今者下寛

大之詔推曠蕩之恩凡有誤先帝任使之人一切不問
者聖意以謂罪顯惡鉅者皆已去矣彼隱疵細故猶治
焉則非所以包荒含垢之義也故渙然施惠而一洗之
以慰安衆庶之心臣雖至愚尚復何疑而過計議論以
蹈衆怨之機乎臣但見詔與事違而名與實異人情之
所共駭故不敢嘿嘿以為取容之計今復為陛下一論
之詔曰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陛下亦常深察乎罪
顯者果已皆正邪惡鉅者果已皆斥邪若猶未也則民

之具瞻安可欺世之公論何可誣也彼碌碌一官不當
權要罪顯而未正惡鉅而未斥者固不足慮而坐廟堂
之上執政之間陛下日與之謀議可否天下之幾政者
猶有其人焉張璪是也故詔下以來知識之士忠義之
臣莫不憤惋歎息以謂罪顯惡鉅之人方在君側而謂
之罪已正惡已斥則欺罔蔽惑之患可從而知矣雖在
畎畝猶當疾首蹙額而為朝廷憂況如臣者待罪言責
為陛下耳目之官乃忍鉗口結舌而安處乎彼張璪之

姦邪欺罔臣自今年二月以來累有封事具陳其狀及竊聞臣僚論列者非一陛下不惟置而不察方且明詔中外諭以既無罪顯惡鉅之人餘皆一切不問矣璪得乘此以自負而膠固其邪黨臣恐自今以往邪黨無射隼之憂而朝廷有養虎之患不惟如是而已且使天下有以窺朝廷謂左右大臣罪顯惡鉅如張璪而陛下猶不知之則四方萬里之遠百官羣吏之衆何以廣覽兼聽而坐照其姦邪臣以為陛下不速去璪無以解天下

之惑無以破羣邪之黨無以隆朝廷之勢也惟聖慈深察而詳擇焉天下幸甚王覿奏自注云七月二十五日上此新録以此章為林旦所作略見九月二十四日璪出時誤也元祐雜録亦繫之王覿當九月十四日以前林旦固被彈糾矣自二月以來累有封事論列當考

壬午右司諫蘇轍言臣頃曾上言乞將市易欠錢人戶通計所納息罰錢數如已納及元請官本數目即與除放蒙聖恩依此施行德澤霶霈所及甚廣然臣訪聞京師欠戶貧下之家從初多作詭名請改新還舊以此無

緣通計息罰故除放之恩多止上戶臣近日再行體問據通直郎監在京市易務宋肇為臣言若截自欠二百貫以下人戶一例除放則所放人戶至多事亦均一仍具本務一宗節目及利害文字請臣論奏臣詳究其說竊以為當行之事有五市易本錢前後諸處撥到共計一千二百二十六萬餘貫中間撥還內藏庫等處共計五百三十萬餘貫朝廷支使過共計三百八十四萬餘貫即令諸場務見在共計三百五十三萬餘貫將此三

項已支見在計算已是還足本錢則今來人戶所欠皆出於利息若將見欠三百貫以下人戶除放所放錢數不多此事之當行者一也見今欠人共計二萬七千一百五十五戶共欠錢二百二十七萬餘貫其間大姓三十五酒戶二十七共欠錢一百五十四萬餘貫小姓二萬七千九十三戶共欠錢八十三萬餘貫若將欠二百貫以下人戶除放共放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五戶放錢四十六萬六千二百餘貫所放人戶九分以上而所放

錢止及二分此事之當行者二也元豐中朝廷催理欠負極為峻急然一歲所納不過三萬貫頃來朝廷優假細民所催微細自今年正月至今止及六七千貫今且以三萬貫為率猶須七十餘年乃可納足如此則小姓之家死喪流亡不可復知而國家每歲得失六千貫臣所乞放二百貫以下欠戶錢數於見欠錢數中十分有九之一即是每歲催及三萬貫數中不過催得六十貫而已如九牛一毛不為損益而二萬餘家困苦為害至大此事之當行者三也市易催索錢物凡用七十人每人

各置私名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書凡用三十餘人每人各置貼寫不下五人共約一千餘人以此一千餘人日夜騷擾欠戸二萬七千餘家都城之中養此蟊賊恬而不怪此事之當行者四也市易之法欠戸拖延日久或未見歸著及無家業之人皆差人監逐遇夜寄禁既有此法則一例公行寄禁然吏卒頑狡得錢即放無錢即禁榜笞捽縛何所不至若不别作擘劃則日被此苦者不知其數此事之當行者五也伏乞聖慈以此五事

較其利害斷自聖意特與除放或因將來明堂赦書行下或更溥行諸路則細民荷戴恩德淪肌入髓社稷之利不可深計然臣竊見太府寺今歲終細數課以本理息及一分以上其官員等第保明聞奏自來市易官因此酬奬轉官及請賞錢所得無算今來既見市易已支見在實數能還足本錢則以本理息皆是欺罔從前官吏轉官請賞皆當追奪官爵及所賞錢物請朝廷根究前後緣市易轉官請賞之人依理施行内有吕嘉問係

創行市易害民甚深雖已經責降尚竊有民社未允公議更乞重行竄謫以謝天下所有宋肇劄子三道臣轍備錄進呈如左貼黄稱臣所言放欠事上係二聖德澤惟當直出中旨不宜更顯言者姓名或須至令三省相度施行即乞指揮執政勿令宣布明堂赦書應內外欠市易司人戶見欠二百貫以下並特與除放蓋從轍請也三年四月末李常奏議更詳之

癸未正議大夫天章閣待制致仕楚建中落致仕為戶部侍郎中書舍人蘇軾繳還詞頭奏曰臣竊惟七十致

政古今通義非獨人臣有始終進退之分亦在朝廷為禮義廉恥之風若起之於既謝之年待之以不次之任即須國家有非常之政而其人有絶俗之資才望既隆中外自服近者起文彦博天下屬目四夷革心豈有凡材之流亦塵感德之舉如建中輩決非其人竊料除目一傳必致羣言交上幸其未布可以追回所有前件告詞臣未敢撰已而右正言朱光庭亦論建中常才衰耗將奚所用詔建中除命勿行光庭言據元祐章疏得旨在八月二日今并書

刑部郎中杜紘為右司郎中奉議郎杜純為刑部員外郎八月十四日朱光庭云純宜令且在河北　右司諫蘇轍言杜紘命下之日中外疑惑以朝廷用人必分流品清濁尚書左右司郎官總督十二司之事至其遷擢高者多為左右史下者猶為直閣修撰領三路都漕發運使不一二年即為侍從自非清望正人不與此選謹按杜紘人品凡近不知經術以誦習法律進身自熙寧元豐以來為刑部官諂事宰相王安石王珪蔡確以下脂韋便佞無不得其

懽心雖杜純親弟而純以直進紘以諂聞兄弟異心衆所共悉初修熙寧編敕紘與其議害民之法皆經其手今復為詳定官奮筆改更非笑前書略無愧恥翻覆隨時一至於此焦與楊汲崔台符共事歲月甚久大理寺所勘探報過公事事干官員皆刑部下法朝廷近以所斷多有枉濫差官理雪凡所平反十至七八汲台符既以官長被罪如紘等皆其屬官朝廷雖闊略不問至於非次擢用豈宜遽以及紘竊恐賞罰失當使天下不服

而汲台符亦得以為詞為損不細或言紘近日押伴西人朝廷授以指蹤使紘與西人商量事得了當右司之命蓋以為賞臣以為此有司常事不足以為功況為官擇人當以流品為急若以右司為賞恐非孔子不以名器假人之義伏乞追回前命以厭公議蘇轍論杜紘在八月一日今并書八月七日又奏二年五月十三日紘自右司郎中遷大理卿則轍言初不從也

秘書少監顧臨直龍圖閣為河東路轉運使臨出使當考

提舉崇福宮韓宗師再任理提刑資序以宗師自陳父老從所乞

也　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近除張公庠廣東轉運副使不當以疾辭詔公庠送吏部與合入差遣朝請大夫張公庠權廣西運副事在六月八日　中書省言左僕射司馬光以足疾免明堂大禮使詔改差右僕射呂公著為大禮使門下侍郎韓維為禮儀使中書侍郎張璪為儀仗使同知樞密院事安燾為鹵簿使尚書左丞李清臣為橋道頓遞使　供備庫使張楙押賜夏國主生日禮物内殿崇班安愈押賜中冬時服仍假閤門祗候　戶部言乞罷市易所置

賣鹽場從之　又言今諸曹寺監錢物悉收歸戶部獨府界錢穀舊係三司主管今歸府界提點司未曾釐正亦請收歸本部從之　措置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言本路五州軍皆極邊難於和糴常患客旅邀價請詔茶場司毋得於並邊州軍博糴斛斗及茶場司應副熙河路錢九十萬貫聽於本路五州支撥從之　翰林學士承旨鄧溫伯言學士如獨員每兩直乞免一宿候有雙員即依故事從之　詔府界三路保甲遇本戶災傷

及七分以上並免放當年冬教訖奏蘇轍初九日奏　刑部言刑獄案可以兩斷者更不取會單狀著為令從之

甲申詔武學上舍生補中及一年公試弓馬策義兩次皆入優等不曾犯五等罰令保明聞奏量材録用仍每年不得過一名令看詳國子監太府條制所立法　詔沙苑監撥入右廂提點司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太僕寺狀沙苑監先隸河南監牧司昨因廢監撥歸羣牧司尋因置羣牧行司撥入行司管係其行司後改為提舉監牧司

今已降朝旨撥入右廂提點司即買馬監牧司更不管係具提舉陝西等路買馬監牧司名合除去監牧二字從之法册二年二月十六日密劄此事或不須載

右司諫蘇轍言臣竊見淮南春夏大旱民間之食流徙道路朝廷哀憫饑饉發常平義倉及截留上供米以濟其急淮南之民上賴聖澤不至餓殍然自六月大雨淮水汎溢泗宿亳三州大水夏田既已不收秋田亦復蕩盡前望來年夏麥日月尚遠勢不相接深可憂慮訪聞見今官賣米猶有未盡

然必不能支持久遠臣欲乞朝廷及今未至闕絶之際速行取問本路提舉轉運司令具諸州災傷輕重次第見今逐州各有多少糧食可以賑濟得多少月日如將來之絶合如何擘劃施行立限供報所貴朝廷得以預先處置小民不至失所

是月御史中丞劉摯言臣聞之銜策不調雖造父不能善御法令不一雖有虞不能善治故曰謹乃出令言謹始也又曰令出惟行弗惟反言謹終也聖人制法令於

堂奥之上熟復戰兢若不得已者故其出也天下信之以令則行以禁則止所謂信如四時堅如金石若始之不謹既出而反之則何以示信出而勿反則將有受其敝者由此言之始既不謹雖欲謹終不可得矣恭惟陛下即位逾年加惠海宇修備政事大要專以便人天下幸甚然累月以來法令寖信議者竊有疑焉夫法非不善而施行之際使議者致疑此亦不可不察臣謹條列一二以槩見其餘乃者朝廷患免役之敝下詔改復差

法天下知之久矣置局設官以議施行之叙天下望之又久矣造法不謹其始施之倉卒故改而立雇募之議又為招募之法而法至今不能成也朝廷患常平之敝並用舊制施行曾未累月復變為青苗之法其後又下詔切責首議之臣而斂散之事至今行之如初此二事大事也四方傾耳拭目以觀盛德之舉而反覆二三雖近侍講議之臣曾不敢必知法將安出尚何以使天下信之陝銅之禁行之未幾復限以五斤勿禁一開其端

則輕重多寡誰復可辨官司固未易家至而數之禁而不能止與不禁同大河職事河北轉運司言之則屬轉運司都水言之則歸都水矣夫二者必有一得則亦必有一失矣此其小事然推此類言之則議者之論安可不察且改之易之誠是耶君子猶以為反令況易而未必是徒以暴過舉於天下則曷若謹之於始乎今朝廷建一事命一官令已行矣議者必曰此未也且將改之曾未淹久而議者之言果信臣愚未諭朝廷知其不可

而姑爲之以待改耶不知而偶爲之耶始議旣粗行之必有牴牾拾遺補過之臣以言爲職知而不言爲廢職言而易之則爲反令故臣願陛下深詔執政大臣遠慮熟計詳重出令其始旣謹度可以必行而後行之則至其終也不可反矣惟陛下加意留神思之毋忽上以嚴政令下以示信四方又以杜塞異議使無所幸其失今日之治宜莫先此摯奏不得其時按青苗首議之臣即呂惠卿以六月二十五日安置此奏必在惠卿安置後又摯稱銅禁河事銅禁先在四月十八日後未見河事歸漕司乃五月八日復歸都水則未

見摯奏稱即位逾年或當是四月五月間然恐太早姑附此於七月末更俟考詳殿中侍御史呂陶言陶言改役法及今半年自二月至七月適閏凡半年也附見七月末臣伏見朝廷改更役法以來及今半年民間已安其事被差並無糾决祗應多是正身驗之人情良以為便惟是官司自相疑貳蓋有幸差法之不成而欲伸其志者有觀望俯仰伺勢之所在而不復究利害者有偏蔽不通而好異立奇者州縣不敢決而稟議於詳定詳定俟監司之請而後裁正奏報屢上多非綱要辭教數下殊少適從臣

竊原朝廷差役之法責其力不斂其錢欲其均不使其
幸條目萬變大槩不過此兩端而已雖朝廷寛給期限
使天下詳盡利害而當職之吏所見不一或欲單丁女
戶官戶寺觀出錢以助役人之費或欲放戶長只差甲
頭催稅或欲存留散從官仍舊雇募上下紛紜何時可
已陝西一路尤未就緒蓋呂大忠等有此相度行下州
縣屬官因而議論不同且女戶官戶等不許出錢并放
甲頭差戶長自有著令除招衙前及久來役名人外其

餘自合於差法到日並罷支雇錢雖監司旋有申請未見允從而州縣既有詔條自當遵守豈可既差戶長仍置甲頭更留散從官尚支雇直悠悠之徒違戾如此臣恐日月淹久大法未定民間疑惑即於治體深有所損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截自某月某日應役人除衙前許招并使院職級弓手節級許存留曹司庫子欄頭之類充投名人外其餘役人如敢尚支雇錢者並以故違條制論罪示天下以必行之意庶幾役法早得成就無使

小人幸其不成又言臣訪聞鳳翔府散從官五月分支雇錢元未放散并寶雞縣已依朝旨差戶長訖又依轉運司指揮令甲頭催税顯見違法騷擾伏乞下提刑司更切體訪如實有此即乞詳酌施行近日朝廷以青苗為常平條貫有出息指揮人皆謂依舊散青苗取利今役法遷延未定上下異論人皆疑依舊斂錢募役此二事最為切務而命令如此於今日之勢不為小失陛下不可不留意執政不可不定議也　監察御史上官均

言臣竊見自陛下臨御以來講修政事興利去弊大槩
已舉惟差役一法見今詳定尚未成就竊緣當今政事
所該最廣所繫最重者莫如差役又四方人情事體輕
重參差不等尤在審行裁度立定逐路條法庶幾民力
寬裕可以經久無弊臣竊見昨來役局所立條約行下
州郡前後不同是致郡縣官吏視聽熒惑無所遵守蓋
緣當時講究不熟施行太遽所致又況役事所該最廣
所繫最重其役局官吏往往只候諸路文字齊足便行

立定其諸路轉運司多不用心親訪州縣事體至有遣人到京聽探役局官吏意旨竊恐所上役書不能周盡民間利害只如當時役局所辟屬官既緣才選必能深知役事自合候役書成日方别與差遣如屬官張璹到局未數月便除京東轉運判官臣竊恐役局官屬只藉此歷涉為進用階漸無意熟究利害成經久大法不足以上副陛下恤民之意臣聞治天下之術在得民心而民之所重在財與力財力有餘則給足而知德上之賜

財力急迫則窮之而有乖怨之心今日差役實天下財
力之所繫民心愚怨之所聚立法不可不謹也朝廷昨
來所以罷役錢而復差役者以前日之法為未便也則
今日制法尤須委曲講究使民間所出財力寛裕於往
時而使天下之民耕田鑿井佚居飽食仰戴陛下之徳
澤實萬世亡窮之利豈特一時之便哉臣竊聞熙寧中
王安石秉政當時所議法令不務詳講利害惟以速成
自任偏說為意官吏稍有論議指為沮毀新法行之纔

二十年民間以為非便陛下臨御廢罷前日之法十已八九臣以為制天下之法者當因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心者當收天下之論議然後利害詳悉無偏蔽迂泥之患臣欲乞候後書成日且送侍從官尚書侍郎及臺諫官以上各限一月看詳如有所見不同即具本末申都省三省參定可否奏上然後頒行所貴曲盡利害永遠可行若只據後局官吏詳定便以行下竊恐講究不盡難以持久法行之後雖許内外臣僚旋行申明又慮衝

改紛紜歲月未可遽定非所以重朝廷法令之意事體至重誠當今之急務惟陛下為天下計留意而加察焉

張琦除京東運判在七月戊辰因以均章附此月末